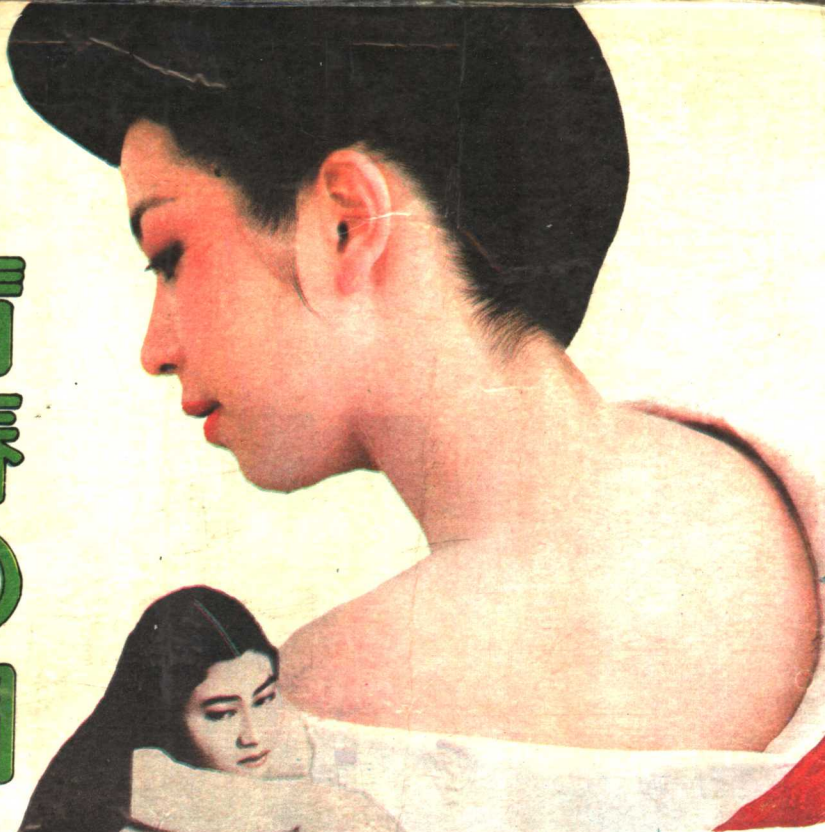


青春の門

筑豊鏡



青春之門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 万强 童舟 译
● [日] 五木宽之 著

7513.45
W931

青春の門

青春之門

- 五木寛之 著
- 万强 童舟 译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0007750

青春の門

日本株式會社講談社文庫

昭和五十年第十四次印刷

青春之門

〔日〕五木寬之著

万强 童舟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新升路胡同77号

东北师范大学校办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5印张 2插图 288千字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长春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0册

•

ISBN 7—5059—0258—X/I 153

(统一书号：10355·1214) 定价：2.55元

封面设计 赵宏光

责任编辑 王维民

内 容 简 介

《青春之门》（筑丰篇）是日本当代文学巨擘五木宽之的长河系列小说《青春之门》的首篇。问世后发行十四版，销量突破两千万册，保持战后日本文学发行的最高记录。

小说主人公伊吹信介五岁时，其父——人称“倒爬蜘蛛的阿重”赤手空拳，身受二十七处刀伤，从暴力团头目塙龙五郎手中夺去了饭馆女招待多枝。不久，在一次矿井漏水事件中，为抢救包括塙龙五郎在内的矿山工人而舍身取义。从此，伊吹信介在继母多枝和塙龙五郎的哺育下，饱经生活的坎坷，情山欲海的磨难。其间有豪爽侠义的“河魂气质”对他的哺育，有至诚至爱的人间温暖对他的熏陶，他终于克制丧母的悲痛和情欲的束缚，当他十八岁时，告别少年，告别家乡，前往东京，跨入人生必经的、也只能经过一次的青春之门。小说构架宏大，人物众多，语言清新流畅，笔触细腻真实。

目 录
筑 丰 篇
(上)

噬骨之山·····	(3)
倒挂的蜘蛛·····	(11)
夕阳与文身·····	(20)
风夜秘录·····	(30)
夏日的秘密·····	(39)
蹄子开叉的家伙·····	(61)
丧母之日·····	(86)
辞别及手枪·····	(95)
一天下午的私刑·····	(105)
龙五郎归来·····	(115)
少年的决心·····	(125)
杀人之变·····	(133)
摩托车——怪物·····	(143)
两个女人·····	(152)
追究杀人者·····	(161)
来到男子们中间·····	(170)
当男子单独的时候·····	(179)
春的萌动·····	(187)
抬头一望、何其尊贵·····	(205)

筑 丰 篇

(下)

- 飞车日当午..... (215)
- 女人的气味..... (224)
- 黑狗的阴影..... (233)
- 男女之私..... (242)
- 相约十载后..... (250)
- 情义的世界..... (258)
- 河魂式打法..... (267)
- 春天的病叶..... (292)
- “皮埃尔和留斯”..... (300)
- 青楼争莺..... (308)
- 日落之前..... (326)
- 初欢之夜..... (335)
- 侮辱与被侮辱的..... (353)
- 离别在即..... (369)
- 孤独的黎明..... (378)
- 十八岁的新程..... (388)

筑 丰 篇

(上)

香春岳是座奇特的山，它并不算高，却给人以异样的印象。

从福岗市^①乘车取 201 号公路，越八木山，穿饭塚市，再驰上称作乌鸦岭的巅顶，即将下坡时，左侧突兀现出迥异的山容。也许是从原野上拔地而起的缘故，使人觉得它远比实际高耸峻，由靠南的也是最高的山头起，绵延着头峰、二峰、三峰……

头峰已被拦腰削去，状貌十分丑陋，牡蛎色的地表呈露出一派肃杀的景象。这是山麓的水泥厂数十年来无休止地剥取山石作原料的结果。

在浓云低垂的阴霾天日里，它看上去犹如已然溃烂的大地的脓疮。纵然如此，不知为什么它仍有着强烈的刺痛人心的奇特魅力。大概是由目不忍睹的感触和又禁不住回眸寄望的心念交织而成了对香春岳的那种特殊印象。据说在战国时代^②，头

① 日本九州的大都市。

② 公元1497—1598年，日本因足利幕府将军的继承问题，导致了诸侯争霸的割据局面，后由织田信长驱逐幕府将军足利义昭，着手统一全国。日本史称战国时代。

峰上筑有一个攻不破的名城——“鬼城”。人们似乎在濛濛迷雾的深处，窥见了那座与香春岳铸为一体，极其相称的城堡巍然浮现出来。

从乌鸦岭远眺香春岳，它的坡面仿佛平缓无奇。但渐入其境就会觉察到越走山越险。跨越后藤寺线路的旱桥，横涉中元寺川，进入田川市的街道，便觉三峰比肩而立，峭入云天。再经由市内的繁华通衢，沿着由两根红砖烟囱下延伸出去的柴町的路面直行，猛然间，三座兀然屹立的大山恰正从成排房屋的脊后迎头压将下来！从商店的招牌和电线杆之间逼近的香春岳，与在乌鸦岭初次领略到的山容迥然不同，更令人倍感奇异。

阴云之下，香春岳的头峰以它那被腰斩的无头模样倔强地挺立着。出于莫名的缘由，它似乎无言地象征着筑丰眼下所处的奇特境遇。自从明治时代^①的公司开发煤矿以来，这块河畔的旷野在数次战争的影响下经历了戏剧性的盛衰变迁。如今香春岳继续被水泥公司一点一点地削去，日复一日地变低，变平……

终有一天，香春岳的头峰将不复存在。它只做为在筑丰曾经有过而现在却化为乌有的虚幻的山，在人世间象传说那样流传……

^① 1898—1911年为日本明治天皇统治时期。

噬骨之山

伊吹信介从儿时起，就喜欢眺望香春岳。

当他记事的时候，香春岳的水泥原料采掘已经开始了。准确地说，与信介出生同年，也就是昭和十年，^①水泥公司已经着手削山了。

他生来第一次意识到香春岳的存在，是在某一天早晨由父亲背着途经荣町的街道回家的时候。

从何处归来？什么缘故？幼小的信介丝毫不知。只是在父亲的背上偶一往后扭头，立刻看见了对面那大得出奇的山。他记得一清二楚，那座大山的表面有条白色裂缝，在朝晖的映射下，象伤口似的流溢着血红的光。

他还记得，那时父亲的身旁有一个女人。父亲用一只手托着背上的信介，用另一只手使劲儿地握着女人的腕。女人则以火样的目光盯着父亲的脸，迈动着脚步。

她是光着脚的，信介看上去觉得蛮新鲜。父亲不慌不忙地

^① 昭和十年即1939年。

大步走着，她却要不时地小跑方能跟得上。她小跑的时候，被泥水弄脏的衣襟飘开来，闪露出象河里的鱼肚皮那样白的纤细的脚。

信介记忆完整的情景就是这些，其余都是些支离破碎，相互交错的残存的片断。

“等一下！”

女人身后响起男人威严的喊声。

父亲停步了。信介一回头，又看见了那血色的香春岳。

“这小家伙托付给你了。”

父亲又开口说。

接着，父亲把信介从背上放了下来，被那女人牵着手向前小跑，不一会儿便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了，于是，她躺倒在高及人背的草丛里，紧紧地搂过信介。信介的脸蛋贴紧在她柔软的胸脯上。潮湿的泥土气息，青草的气息和女人刺鼻的化妆气息扑面而来……

“你！”

当女人惊叫着跳起身的时候，父亲全身沐着朝霞站在近旁，他的脸、胸和手背一色猩红，血不住地涌流出来，滴落下去。信介吓得浑身颤抖。而在猩红色的父亲的身后，就是那奇异的香春岳的硕大身影……

那叫什么山呢？

香春岳在信介脑际烙下的最初印记就是在那个猩红色的早晨。

那天拽着他的手向前跑的女人，是伊吹信介的第二个母亲多枝。

信介的生母将他送往这个人世之后，当晚就死去了。对于生

身母亲，他再也无缘相见。

后来从父亲的友人处得知，那是个寡言迟语，阴郁而好沉思的女人。

在这地方，象她那种类型的性格是不得好评的。自古以来，筑丰一带养成一种称作“河魂气质”的独特风尚，女人也和男人一样地崇尚勇气和膂力。明治时，筑丰各处都有知名的女豪杰，她们的侠气被后人世代传颂。

从明治到大正以至昭和^①，矿山女人那种慍悍的性格并未随着时光的流逝而移易。在这一点上，信介的第二个母亲——森岛多枝称得上典型的筑丰女人。信介的性格有一半是由这位母亲后天赋予的。

信介的父亲伊吹重藏是矿山的年青头领，他所以迷恋多枝，全在于这女人的“河魂气质”，终于把多枝从荣町的酒馆——“玄海”带了出来。那时多枝被酒馆的债务缠身，陷于无法解脱的困境。此事曾轰动一时，上了当地的报纸。而初入信介记忆的血色的香春岳，血色的早晨，正是发生这件事的当儿。

那天，重藏与追赶上来的新兴暴力组织的头目墙龙五郎交手，赤手空拳的他让对手砍得象块破布，却也打折了人家的胳膊。重藏时年三十六岁，事件发生在夏日的早晨。

打架不用刀，是伊吹重藏的信条。大正十四年，^②他参与了著名的伊田町平松岭大毆斗，这一信条或许是从那次恶战的实地体验中确立起来的。

平松岭大毆斗是筑丰三大毆斗之一，名闻遐迩。当时伊吹

① 公元1868年为明治元年；1911年为 大正元年；1925年为昭和元年。

② 大正十四年即公元1925年。

重藏刚刚二十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

谁要找别扭，背棒落当头，
血染漂白布。

筑丰曾有过一些被称为“外题人”的特殊汉子，是各霸一方的地痞无赖之辈。这些“外题人”互相火併起来，个个都是行家里手，连事前的准备也独具风格。

据书载，他们身穿藏青色筒袖布衣，上扎绉绸宽带，后面微许低垂，然后在腰边紧紧地打个结。不论什么季节，一律脚登黑色布袜，不再穿木屐、草鞋。短刀插在黄色刀袋中，斜背肩后，也是定规。这些家伙对聚众武斗习以为常，尽管其装束可怖，每次却往往很快有人出面说和了事。

与“外题人”相比，倒是矿山之间，公司之间的争斗，船夫与矿工之间的对立，仓库业主之间的齟齬，由于存在着现实的利害冲突，反而不时激化至最后要动武的地步。

平松岭大殴斗就是一例。伊吹重藏是带着隐匿多年的日本刀“赴会”的。这是一场矿工与矿工之战，别人都拿镐，充其量也只是竹枪，背短刀的仅有为数很少的几个人。

械斗是在拂晓的微明中进行的。虽说平松岭也叫作岭，但不甚高大，走起来并不算远。风闻是二百多人的大群架，来了不少瞧热闹的人。

重藏从腰到胸缠上漂白布，腰扎苏格兰毛织钱褙，脚穿布袜子。双方对峙了数刻，忽然从松林里冲出一个小小个子，手舞短刀，乱喊乱叫地逼迫上来。重藏手握日本长刀，取中段姿势伺机进招。

小个子冲到近旁，一时也难于贸然出手，立好门户相持不

动。两人都不时嘶哑地喊着，只是嗓子已哑不成声。

重藏自以为颇有胆量，砍翻两三个对手并不成问题，所以才携刀出阵。不料此刻面对握短刀的对手，身子却冻僵了似的动弹不得，手中的长刀似有千斤之重，虽想抢出一步劈刺，这一步无论怎样也跳不动。

两人僵持了很久，或许是谁也耐不住了，或许是谁也吃不消生死搏斗前这种静止的紧张，终于同时呐喊一声拼碰在一起。刹那间，重藏的日本长刀断做两截，前半截刀身飞上了天。

小个子疯一般地举刀逼上来！

“砍就砍吧！”

据说重藏当时的心情真是这样的。他把手中残留的后半截刀身扔掉了。一旦变成空手，不再感到日本长刀的重压，心里反倒踏实多了。

可是，不晓得为什么，小个子面对失去防护手段的重藏，只是高举短刀大口大口地喘息着，不再前冲。

重藏想，要是就这么返身逃跑，背后非挨一刀不可。这是他事后对人说的。

豁出去了！

“砍吧！”

重藏大喊一声，迎着对手跨上一步，而且这一步跨得轻松，和握刀那阵子不成对比地轻松。不可思议的是，举着短刀的对手反而摇摇晃晃地后退了一步，他横眉立目，张口大喘。

“单单用刀去刺一个人还可以，要是双方都拿刀一对一地死战可真难办。早知道这样，我想倒不如拿镐来好了。”

脸色煞白的重藏又跨进了一步，那家伙突然呀地一声扔掉短刀，拔腿朝松林里逃去。重藏也不由自主地一屁股瘫坐在地上，腿不住地发抖。

从此，他横下心打架不拿刀了。他想出一个招儿，在镐把的头上缠上铁丝，以棒代刀，一旦有什么争斗就提上它去解决。

为了从酒馆——“玄海”领跑姿色出众的女招待多枝，重藏来到荣町的时候也是赤手空拳的。不仅如此，他还背着个碍手碍脚的孩子——信介。

他明知新崛起的暴力组织的头目塙龙五郎也正死缠着多枝。结果身受二十八处刀伤，落到连续两个月天天上医院的地步。

不过，龙五郎也因伤害他人罪和别的罪名锒铛入狱。重藏可以安安稳稳地把多枝领进家门了，他以为这倒是一大幸事。在此之前，是他——一个单身汉带着信介对付着过日子的。

多枝不象是干过女招待的，性子很要强。她不再浓妆艳抹了，但她的俏丽容貌仍很引人注目。唯独她那股过于刚强的劲儿要算个缺点。也真得算个缺点。但重藏看中的的是她的豁达气度，那还有什么好挑剔的呢？

记不清是什么时候了，香春岳又一次给信介烙下了强烈的印记。

那时信介让第二个母亲牵着手，站在一个小山岗上。从那儿可以俯瞰象火柴盒般排列着的房屋，看得见身穿黑衣服的男人们在缓缓地移动。

白色的花圈，显得分外豪华地排放在有些肮脏的一长栋平房前面。

花圈下，用白布裹着的象是个细长盒子那样的东西在移动着。突然，从平房里冲出来一个女人，捶打着抱着盒子的男人们，发出野兽般的哭嚎。

“那个女的怎么啦？”

信介问多枝。

“嚼骨头嘛。”

多枝回答。

“嚼骨头？”

“嗯嗯，是嚼骨头。”

把骨头嚼了？”

“……”

多枝不理他了。信介反复默念着“嚼骨头”这个难于理解的字眼。

“大概是死人了。”

多枝冒出这么一句。

“是塌陷事故吧？”

信介意识到出了人命了。那么，聚集在花圈下的那些人要嚼死人的骨头吗？

“嚼骨头？”

“是，嚼骨头。”

幼小的信介哪晓得，那就是矿上的人们凭吊死人的一种神圣仪式。他只感到“嚼骨头”和白色花圈的阴森可怖，攥紧两只小手呆呆地佇立着。

女人的嚎哭声中，夹杂着男人们的唱数歌，还能听到用手打拍子的声音。

这时，门前排放着白花圈的一些火柴盒似的小屋的那一边，香春岳兀然耸立着。它那被刈平的顶端，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凄惨发白，看上去就象刺破肌肉露出的山的白骨。

“嚼骨头，嚼骨头……”

信介怕得浑身直哆嗦，紧紧地抱住多枝的身子。如果多枝

死了，父亲重藏也要嚼她的骨头吗？想到这儿，信介连气都不敢喘了。

那一刻，一见香春岳，莫名的恐怖便袭上心头。信介久久未能淡忘这白森森的印象。

倒挂的蜘蛛

在本书的主人公——伊吹信介真正进入故事之前，有必要先接触一点他父亲重藏和他祖父伊吹耕平的事情。因为不应忽略这样一个事实：信介的脉管里浓浓地流动着在此地，在筑丰死去的两个男子汉的血。一言以蔽之，这与其说是一种先天的性格，还莫如说是由这里的水土中滋生、传留下来的类似一种气质的东西。例如所以有“河魂气质”之说，就是生成于纵贯筑丰的远贺川流经的区域，并且在这一带矿工中传播、沿袭下来的男子汉气概。

“别罗嗦了，光要嘴皮子顶啥用？！”

河滨的男人们往往被迫下某种决心的时候，这么喊一声就行动起来。不单是男人，筑丰的女人气性也是这样。

伊吹信介的父亲重藏也好喊这句话。

“光要嘴皮子顶啥用？！”

信介的小脑瓜里真切地记住了父亲吆喝年轻矿工的动静。

重藏的父亲，也就是信介的祖父伊吹耕平，原是远贺川上的船夫，但筑丰不是他的故乡。谁也说不准他是怎么来到这个